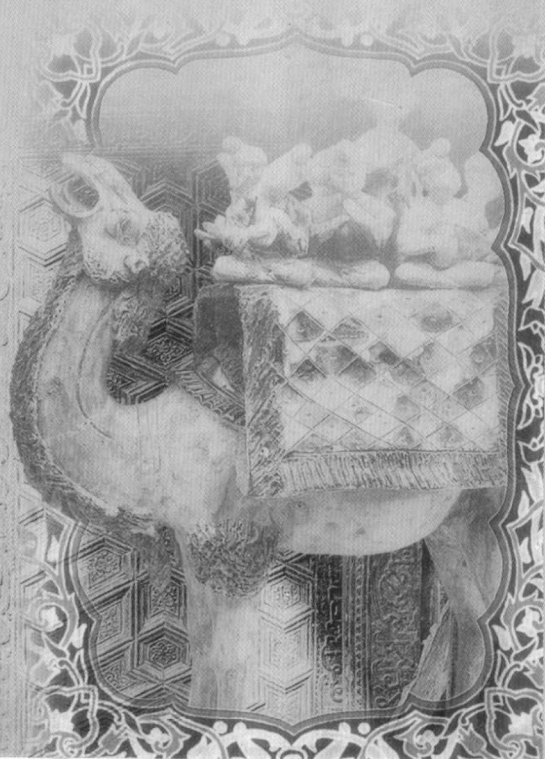


不同时期维吾尔语中的 汉语借词

高莉琴 编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新疆大学人文学院资助出版

不同时期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

高莉琴 编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高莉琴 新疆大学人文学
院中文系教授，从事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研究。1944 年出生
于陕西白水县，1967 年新疆大
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1 年新
疆大学中语系研究生毕业，同
时获文学硕士学位，1993 年开
始带硕士研究生至今。1987 年
出版《维吾尔语语法结构分析》
专著，之后在《语言文字应用》、
《语言与翻译》，以及《新疆大学
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40 余
篇。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
项，主持国家语委课题一项。曾
5 次获得过自治区社科奖，
1998 年获自治区优秀科技工
作者二等奖。历任新疆汉语学
会理事、副会长、会长等职。

序

语言不仅是一个信息系统,也是文化的载体和最重要的标志。可以说,一个民族的语言史,实际上就是该民族的文化史。因为文化是通过相互接触和影响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的,而不同的文化最先又是借助语言相互接触和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的接触和影响实际上是文化的接触和影响。德国学者亚克布·格林说:“一个民族的语言同时也是该民族的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而言,有一个比骨骼、墓穴、葬品更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他们的语言。”^①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地区,自古以来,多种语言在这里汇聚、交融。维吾尔语作为新疆历史最为悠久的语言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汉语、古代塔里木盆地的塞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以及阿拉伯语、波斯语、蒙古语、俄语等诸多语言相互接触,不仅受到这些语言特定的影响,形成了富有开放性的特点,增强了自身的生命力,同时对其他语言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研究维吾尔语与其他语言的接触和影响的历史进程,不仅对维吾尔语言史的客观描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科学论述、阐释西域各民族不同时期的文化交流史,也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

将要出版的这本《不同时期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是本人主持的200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域诸语言的接触和影响》的一个子课题,是为全面、准确、系统阐述汉语对维吾尔语影响的

① 引译自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塔什干,《东方真理》出版社1958年版,维吾尔文版。

历史、范围和程度提供可靠依据而设立的。可以说这一子课题是许多语言学家长期以来高度关注而又畏于涉及的难题。而高莉琴教授知难而上,勇敢地承担并圆满完成了这一重任。高莉琴教授认真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相对穷尽式研究方法,历经两年寒暑,对诸如克劳森的《13世纪前的突厥词源学词典》、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三卷本《突厥语大辞典》、清代三卷本《五体清文鑑》、《维汉俄词典》(1953)、《汉维词典》(1974)、《维汉词典》(1982)、《维吾尔语外来词词典》(2002)等多部辞书和其他资料中的汉语借词进行一一搜寻和界定,并对不同时期的汉语借词予以统计分析。尽管这只是一部各个时期汉语借词的汇总,只从词语的借用方面涉及汉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但这一成果为澄清上述一系列重要问题奠定了可靠的资料基础,为后人的研究铺筑了道路。

在这本书出版之际,我谨代表本课题组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的资助,感谢自治区社科规划办的大力支持,感谢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给予资助出版,更加感谢高莉琴教授为本课题以及维吾尔语研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贡献。

阿尔斯兰·阿不都拉

2005年4月15日

责任编辑 赵星华
封面设计 王国鸿

目 录

序	阿尔斯兰·阿不都拉(1)
第一章 早期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	1
一、引 言	2
二、国内外学者们研究成果的综述	4
三、我们所做的工作	23
四、对于早期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的几点看法	28
第二章 现代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	30
一、包尔汉《维汉俄词典》中的汉语借词	31
二、《汉维词典》(试编本)中的汉语借词	36
三、《维汉词典》中的汉语借词	132
四、《维吾尔语外来词详解词典》(维吾尔文)中的 汉语借词	147
后 记	181

第一章

早期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

这里我们用了一个“早期维吾尔语”的提法,根据陈宗振先生《关于维吾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的探讨》的观点,应当是“……指现代维吾尔语形成以前的汉语借词,主要是在突厥文、回鹘文,在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以及清代的阿拉伯字母式的老维吾尔文资料中的汉语借词”^①。我非常同意陈先生的看法,只不过陈先生把包尔汉先生所编的《维汉俄词典》算在了“早期”之内,我则认为20世纪50年代现代维吾尔语已经基本定形,应当算到现代维吾尔语里面去。

这个题目是一个被中、外学者们多次探讨过的一个题目,学者们钩沉考源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也是非常显著的。这个题目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因为“借词”这种语言现象,联系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这一次我们旧题重做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有了重大的发现,我们知道借词的研究有相当的难度,特别是历史借词,它不仅要求我们有坚实的语言学基础,还得有史学、哲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和修养,这不是能轻易突破的。但是,我们接受了国家

^① 陈宗振,《关于维吾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的探讨》,载《民族语文研究论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社科基金项目“西域诸语言的接触与影响——汉语及其他语言在维吾尔语发展过程中的影响”的一个子课题：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对这一题目，我们首先采取了对百年来学者们所做工作的简单综述，并对几本具有代表性的词典中的汉语借词做了相对穷尽式的研究，在摸清底细的基础上发表一点我们的看法。

一、引言

在“引言”部分，我想讲清楚三个问题：第一，借词是一种语言具有生命力的表现；第二，对借词的研究是一种学术活动，并非政治行为；第三，我们所做的是相对穷尽式研究。

第一，借词是一种语言具有生命力的标志。“借”这种行为是你没有，而又十分需要，才去向人家索取。“借词”也是这样，你的语言中没有这个词，但由于交际范围的扩展，表达的需要，迫使你去向别人借来用。这正说明你这个民族语言的交际功能在扩大，由此而推知你这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在进步。如果有哪个民族的语言完全处于一种封闭、自足的状态，那么这种语言也就到了消亡的尽头。

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说英语。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英语成为了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联合国原始文件 80% 用英语，国际互联网 90% 用英语，全世界各大学里都有必修的英语课程^①。一般的英语词典收词 50 万条，较大的词典收词 75 万条，英语已经有 100 多万个词语，是世界其他语言望尘莫及的。英语词汇如此之发达，主要原因是英语通过各种渠道，大量引进外来

^① 周有光，《英语是怎样成为国际共同语的？》，《群言》2000 年第 5 期。

词。现代英语词汇上百万,有 50 多万个外来词,差不多是英语总词汇量的一半^①。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汉语的词汇也是非常丰富的。《汉语大辞典》12 卷,收汉字 29 920 个,复词 346 000 条,成语 23 669 条,共计词目 369 669 条^②。汉语在历史上吸收外来词大体上有三次浪潮,分别是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根据张德鑫先生的《第三次浪潮——外来词引进和规范刍议》的论述,这三次浪潮分别是“(一)古代·佛教传入·第一次浪潮”、“(二)近现代·西学东渐·第二次浪潮”、“(三)当代·改革开放·第三次浪潮”。通过三次浪潮汉语究竟吸收了多少外来词很难统计,但用张德鑫先生的话说是:“时间一次比一次短,来势一次比一次猛,数目一次比一次大”^③。第三次浪潮中字母词的涌入是势不可挡的。

日语是最善于吸收外来词的。过去一千年吸收了无法计算的汉语词。晚近一百年吸收西洋词语,二次战后大量吸收英语词。日语词汇最不纯,这正是日语的特点^④。

事实证明,语言越发达,越不纯洁。英语最发达,最不纯洁。

第二,借词的研究是一种学术探讨,尤其是对古代借词的研究。由于资料的缺少,语音的演变等原因,都会造成考证的很大困难,认识的分歧是难免的。也许你今天认为是借词,过了若干年之后被考古证明不是借词;也许你今天认为不是借词的,等若干年之后又被某一发现证明是借词。这中间的出入与偏差总会有的,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有些问题会逐渐明朗起来。这一问题需要用学术的眼光看待,不要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

① 刘建梅,《现代汉字系统外来字母词规范浅议》,《语言文字应用》2002 年 1 期。

② 周有光,《语文闲谈(三编下)》,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③ 张德鑫,《第三次浪潮——外来词引进和规范刍议》,《语言文字应用》1993 年第 3 期。

④ 周有光,《语文闲谈(三编下)》,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第三,我们选用了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词典,做了“相对”的穷尽式的研究。这里所说的“相对”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由于我们知识水平的限制,很可能漏掉一些词,也很可能选错一些词;二是一些拿不准的、需要进行艰难考证的词,我们采取了放弃的态度。

借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很难穷尽,很难精确,又由于长期的历史演变,借词已像杯中的糖水,混然一体,糖和水难以分辨了。我们认为借词的研究以说明问题为原则,不要过分计较多一词少一词的问题。

二、国内外学者们研究成果的综述

近百年来,早期维吾尔语借词的研究成果较多。在国外,突厥语言、回鹘语言的研究往往与民族历史的研究浑然成为一体,但是俄罗斯、德国、土耳其、匈牙利等国的研究往往以语言学的优势掩盖历史学的劣势。

当代最知名的学者有德国的冯加班女士(即葛玛丽)。代表性著作有《古突厥语语法》,内容以古回鹘语为研究对象,参照古突厥鲁尼碑文进行了词汇、语法的综合概括,至今仍为权威性著作。她还主持刊行了多卷本的《突厥语吐鲁番文献》(实为回鹘文),并为《剑桥伊朗史》撰写了第十七章《伊朗与突厥的关系》。在古突厥语、回鹘语研究领域很多人受她的影响,而且《古突厥语语法》的内容多次被学者们提起,书中的很多地方被引用。

除此之外,俄国学者 B. B 拉德洛夫的《突厥语方言词典试编》, B. M 纳捷里阿耶夫等编著的《古代突厥语词典》, G. 克劳森的《13 世纪前的突厥词源学词典》^①等在这一领域里都做出了贡献。

^① 杰拉德·克劳森,《13 世纪前的突厥词源学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我们对克劳森的《13 世纪前的突厥词源学词典》进行了穷尽式排查,共搜集到汉语借词 92 个,包括文化、宗教、日常生活、地名、官职各个方面。

《13 世纪前的突厥词源学词典》中的汉语借词

(1) baχsi	博士	(24) kin	建
(2) ban	万	(25) kinčuman	速除满
(3) bi	碑	(26) kui	癸
(4) bir	笔	(27) kuun, kun	困
(5) biti	笔	(28) küñ	卷
(6) bou	戊	(29) la	骡
(7) bulaŋ	步廊	(30) likzır	历日
(8) Buddha Buda	佛	(31) linχua	莲花
(9) Seng	僧	(32) loŋ	龙
(10) busi	布施	(33) mir	蜜
(11) can	盏	(34) pa	破
(12) činzıu	真如	(35) pi	丙
(13) čiq	尺	(36) pi	平
(14) či	执	(37) piŋ	闭
(15) gintsuŋ	严宗	(38) pusar	菩萨
(16) gitso	义净	(39) qap	甲
(17) χua	花	(40) qay	街
(18) huilip	慧立	(41) qay	开
(19) ir	乙	(42) oŋ	关
(20) kaŋ - si	康熙	(43) qı	庚
(21) kāyirkāncıg	慨	(44) quansiim	观世音
(22) ki	已	(45) quma	胡麻
(23) kilān	麒麟	(46) quncı	中气

不同时期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

(47) qunčuy	公主	(70) tayto	大唐
(48) quŋqiu	筌篴	(71) tan - si	天子
(49) samtso	三藏	(72) tāŋ	等
(50) saŋ	僧	(73) titsi	弟子
(51) sawsiŋ	小乘	(74) tı	定
(52) saŋtın	将军	(75) toyın	道人
(53) sim sin	辛	(76) tsan	仓
(54) sin	寝	(77) tsi in čuin	慈恩传
(55) siyn	心	(78) tsirki - sirki	节气
(56) so	锁	(79) tsun	寸
(57) su	苏	(80) tsuy, suy	罪
(58) suγču	肃州	(81) tsuyurqa	慈
(59) sū, sūtū	序	(82) tutuŋ	都统
(60) sanduŋ	山东	(83) tutuq	都督
(61) šin	升	(84) tuzi	屠子
(62) sipqan	十千	(85) użik	字
(63) šiu	收	(86) wap	法
(64) taŋ	堂	(87) wapši	法师
(65) tavčaŋ	道场	(88) yaŋ	阳
(66) tawyač	拓拔	(89) yaŋ	样
(67) tay - čin	大清	(90) yuŋla -	用
(68) taysi	太子	(91) yuŋla -	雍
(69) tayšin	大乘	(92) zim	壬

国内学者有冯家昇先生。在他去世之后他的文稿被整理出版,命名为《冯家昇论著集粹》^①,在第七章“本书(指《慈恩传》)所

① 冯家昇,《冯家昇论著集粹》,中华书局1987年版。

见的一些汉字”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格玛丽从1932迄1946年拿去这部回鹘文《慈恩传》,写了两篇文章,其第一篇是据癸梅博物馆所藏残卷,发表于1935年,名为《玄奘传回鹘译文》(Die Uigurischen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ūen - tsangs),是《慈恩传》卷六,玄奘由印度返国前的情况。第二篇发表于1938年,名为《回鹘文玄奘传中的信》(Briefe der Uigurischen Hūen - tsangs - Biographie)是《慈恩传》卷七末了的三封信;一封是由印度智光、慧天二法师给玄奘的,两封是玄奘的复信。因为这两篇文章是关于印度的事,所以她只找到用回鹘字母拼起来的十来个汉字;如:

samtso	三藏	sawšing	小乘
hūintso	玄奘	titsi	弟子
taito	大唐	baxši	博士
čīn	真	wibaki	维摩经
taišing	大乘	tsi yn čün	慈恩传

几个月来我过目的,十之九是卷七以后关于玄奘归国后的活动。因此,所见的用回鹘字母拼起来的汉字比较多些。今把这些汉字列在下方,以备语言学家研究。

čau qung	赵公 4a/27	i qung	英公 5a/27
xung wutsi	弘福寺 4a/19	zīm	壬 5b/15
sīn	辛 5b/18	ki	己 7b/14
qī	庚 7b/18	taī ging tin	太极殿 7b/23
huīlip	慧立 23b/17	xao tay - si	皇太子 1b/5
qa tun sīy	贾敦贖 9b/3	kintsung	彦棕 23b/19

不同时期维吾尔语中的汉语借词

čirγ	尺 13b/8	li tao yuu	李道裕 9a/6
čuu li	褚令 5b/1	kinki huǎdi	后魏帝 H7/7
twu čilon	杜正伦 9a/7	suw	水 H7a/6
huǎ ün	慧远 H8a/9	tao lim	道琳 H8a/12
bodǎručir	菩提留志 H7b/8	lusan	庐山 H8a/9
tung - gǎi si	同泰寺 107a/12	taǎpaziki	大般若经 26a/4
hinki	显庆 39a/4	xan huǎn	汉玄 39b/6
čirǎšu	真书 39b/10	tsaošu	草书 39b/10
huǎwu	魏武 39b/11	čung	钟 39b/12
huǎdi	魏(帝) 107b/11	lüyödi	梁(帝) 107b/11
xua	华 106a/12	čoo an	长安 106a/4
lǐntirγ	麟德 106a/6	yǎy? xua kung	玉华宫 106a/7
taǎ pi paza lun	大毗婆沙论 H2/3	buu	戊 1b/4
kumaračirwi	鸠摩罗什 H1a/9	wutu čing	佛图澄 H1a/8
mxayaniki qoo	大乘光 H3a/6	yohuǎ	永徽 8a/2
li kūn sǎn	李君信 44b/4 - 5	wrcǎ lun	发智论 H2/1
zǎm	任 2a/7	luu	龙 3a/13
čung	钟 4b/21	ürčir	尉迟 5a/3
ong winghün	王文训 5a/5	lǎ gin yuu	李乾裕 5a/11
sǎu wi	萧锐 9a/7	yinčü	瀛州 9b/2
qoγ čiu	穀州 9a/7	pučü	蒲州 9a/6
xung čiu	恒州 9b/7	lǎn xua	莲花 11b/4
li giǎ wu	李义甫 13b/17	čuu suilö	褚遂良 14b/17
taǎsir	大师 23b/18	wapšir	法师 23b/19
tutung	都统 23b/22	yoog šastr	瑜伽师地论 27b/5

其中 bodiruči 和 kumaračiwi 是用回鹘字复元梵文的。knkihuđi 是回汉参合成的, kinki 回鹘语为“其后”, huđi 是汉字魏帝的译音。mxayaniki qoo 是一半梵文, 一半汉文合成的, mxayaniki 是“大乘经”, qoo 是汉字“光”的译音。1933 年罗常培先生曾作《唐五代西北方言》^①一书, 稍涉及回鹘语。他说 -n 的收声有时候消失, 有时候保存。今案上边所列诸字中, 收 -n 声的一律保存, 如辛(k. 802 siēn)作 sīn, 信(k. 234 siēn')作 sīn, 君(k. 507 kīnən)作 kūn, 伦(k. 583 līnēn)作 lōn, 论(k. 583 luen')作 lun, 山(K. 849 san)作 san, 麟(K. 556 līēn)作 lin, 乾(K. 299 g' i ān)作 gin, 莲(K. 551 līēn')作 lin 等。收 -n (-ng) 声的大多数消失, 如令(K. 558 līāng')作 li, 庚(K. 317 kang)作 qī, 光(k451 k' āng)作 qoo, 长(K. 1174 d' i āng)作 čoo, 龙(K. 585 lī' ong)作 luu, 经(K. 391 kīēng)作 ki, 等。但有些字则仍保存 -n 音, 如公(K. 475 kīung)作 qung, 同(k. 1150 d' ung)作 tung - g, 钟(K1270 t's i' ong)作 čung, 王(K. 1298 jiwang)作 ong 等^②。

总共得到字或词条 62 例, 其中人名、地名、官名等专有名词占了一半以上。“钟”收了两次, 39b/12 和 4b/21

薛宗正先生在他的《突厥史》^③中, 对突厥语与汉语做了如下

① 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 1933 年上海。

② 这几十个字, 我曾请教过丁声树先生。半年多, 得他帮助的地方实在不少。譬如麟德 lintiγ 我在表上漏掉 γ 收尾。他说末尾应当有 k 或 γ 才对。我赶快回来查原稿, 的确是漏写了 γ 了。玉 yuγ 的收尾因回鹘文残叶剥落一半, 我不敢断定是 z 或 γ, 就写了两个字母; 丁先生说 γ。我赶回去再查, 那的确是个 γ。英 i 我原写成 in, 丁先生说恐怕 n 在这里有问题。我复查原字作 i。发 wγ, 表原写为 wa, 他说语音发字 t 收尾, 此处似当是 γ, 收尾。我复查原字作 wγ, 中间无 a。瀛州 yinčū 丁先生说, 依他例不应当有 n; 我复查原字仍为 yinčū。大概因为这个字屡见佛经, 意为宝石, 珍珠, 详古就借用了现成的字。

③ 薛宗正, 《突厥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的论述:(p718~719)

由于突厥同中原诸王朝存在着长期至为密切的交往,突厥语中也接受了汉语的重大影响。突厥语言中素来短缺抽象词汇,突厥汗国建立以后,在汉语的影响下这类词汇逐渐增多,其中不少政治术语,显然借用自汉语,例如 *turtun*,唐译为吐屯,疑即为“都统”之音译。*butun* 今译为人民或民众,实为汉语“部众”的音译。*bal-bal* 与汉文“碑”之音义完全相同,岑仲勉认为是狄语中“碑”之传统古译。至于生活词汇借用更多,仅据冯加班《古突厥语语法》所列,已不胜枚举,如 *bir*(笔, p303), *xiq*(尺, p307), *xua*(花, p309), *la*(骡, p318), *log*(龙, p318), *mir*(蜜, p318), *sagun*(将军, p333), *tan-si*(天子, p340), *užiki*(字, p348), *tutuq*(都督, p348)。可见研究古突厥语言不可缺少汉语知识,这正是西方学者所缺而我国学者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不仅如此,薛宗正先生还总结了古突厥语与同时代汉音的对应规律(p719~724),这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古代突厥文献与回鹘文献中的汉语借词提供方便。

陈宗振先生在他的《关于维吾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的探讨》^①一文中,较详细地论述了“突厥文、回鹘文在喀拉汗王朝,察合台汗国以及清代的阿拉伯字母式的老维吾尔文资料中的汉语借词”。共收录了126个汉语借词,并对一些词的借词性进行了论述,下面是他在这篇文章中所收的汉语借词。

《关于维吾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的探讨》中的汉语借词

- | | | | |
|-----------------|----|------------------|----|
| (1) <i>bəg</i> | 伯克 | (3) <i>dadən</i> | 大担 |
| (2) <i>buxi</i> | 布施 | (4) <i>dang</i> | 当 |

^① 陈宗振,《关于维吾尔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的探讨》,《民族语文研究论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